

虽然天气还很炎热,窗外柳树上蝉鸣声嘶力竭,但在夜晚,还是听得虫鸣了。

秋声起,是指那些小虫子的鸣叫,如潮,慢慢地上涨,它们在藤叶、田地、墙角……美妙歌唱。

秋声是从幽静处开始的。小虫子的声音,或清脆,或激越,或低沉……我到过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拜访一个人。那地方,去过,在一家老工厂的后面,从老工厂的大门旁绕一个弯,后面藏着村庄便到了。经过的那家老工厂已经废弃很久,荒芜沉寂,从那一溜围墙往里看,幽木森森,遮天蔽日,墙上爬满藤蔓,进入村庄,也是杂草和藤叶丛生,显得寂寥。本来,这样偏僻的地方,我是不会去的,去过也很快就忘了。但它有虫鸣,蟋蟀、铃铃子、螻蛄,以及好多叫不出名字的小虫子,它们匍匐在那儿,在墙根和草棵间鸣吟,便觉得那荒芜已久的所在,也在不知不觉间生动了。

秋声渐起,宜访友。此时去乡间走走,一来去看看朋友,顺便探访瓜果粗疏长势,再听听那些隐隐约约,忽有忽无的各种细微的声音。

秋声如悦耳的背景音乐,它舒缓、深沉,如流星,荡涤身心,把一个夏天的燥热都抛在身后了,倘若没有声响,那将是多么无趣。

秋声起,风开始掠过城市树木和郊外村庄,林木窸窣作响。虫鸣,一忽儿长,一忽儿短,高高低低,嘈嘈切切,已经开始了

秋声起

王太生

它们的管弦合奏。农人在秧田中弯腰,察看稻穗的长势,为收割做准备。

这些旋律和音符,起起伏伏,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因势赋形,能勾勒出一个地方的地形地貌。我住所的对面是一条大河,虫鸣在河两岸欢鸣,河流是中间的一条分割带,在河的对岸,还有飞虫,在空气中发出“嚓、嚓”的声音,那种声响不是虫儿鼓翼,从浑圆天孔发出的,而是翅膀飞行,在暗夜与空气亲切温柔的摩擦声。

秋天的夜晚,适宜垂钓。朋友老鲁,手执一根竹竿,在城河边垂钓,恍若《板桥道情》里,头戴斗笠的老渔翁,出没烟波里。老鲁说,耳闻秋声的夜晚,一个人坐在水边,不感到寂寞,小虫子藏在草丛间陪伴你。虫鸣的声音太美妙了,在夜晚的草叶上颤动,风中飘得很远,有时候贴着水面,把彼岸的虫鸣送到彼岸去。

四起的秋声,是为一个博大深沉的主题做铺垫和衬托的,演绎的是季节、物候、月光、摇篮曲、丝瓜叶上的声响、夜归的脚步声……人们听到古老的声音,灵魂深处的声音,在空气中飘来飘去,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秋声影响人的情绪,就像我去那个地

方,经过那家老工厂,围墙一溜发出的唧唧声,想到老工厂里曾经机器轰鸣,工人们在厂里加班,锅炉水汽蒸腾,弥漫氤氲,如今悄然寂静,闻虫鸣声,有怀旧之意。

有小虫子鸣叫,人去屋空的旧楼里多少有一些荒芜和苍凉。后来,我同样是一个大楼里找人,原先楼里单位早已搬到新的地址,留下旧楼新单位的几个人在上班,昔日繁忙的大厅几个工人在装潢。此时,我听到虫鸣声,虫子们不知疲倦地躲在某个角落欢叫,一岁季节的更替,它们并不知晓,老楼里已换了主人。

小虫子的激越欢叫,是秋声中的最美好部分,里面有着淡淡的情绪流露。虫鸣就像一支正在行进的大乐队,气势恢宏,不可阻挡,唯其独特的动感和旋律,秋天用它作为背景音乐再恰当不过了。

当然,在有虫鸣作秋声的夜晚,读一二页旧书,纸页泛黄的文字,配上虫鸣隐隐约约,模糊清晰,与读旧书时的心情相吻合。就像我读古代农书,恍若听见从前的一只小昆虫,栖身在古代的那片庄稼叶下吟唱。

作家刘亮程在《与虫共眠》一文中说:“一个烦闷市器的人,躺在田野上听听虫鸣该是多么幸福。大地的音乐会永无休止。而有谁知道这些永恒之音中的每个音符是多么仓促和短暂。”

秋声起,如初潮,缓缓上涨;如清影,浮现左右。这时候,在野外随便走走,有虫鸣一路相随。

声音昭告天下,快过年了!隔壁弄堂的,有人过来预约了:“师傅,明天到我们弄堂吧”“后天到我们那里吧”,师傅现场搞了排片表。春节前的这段时间,师傅忙得不可开交。也见过两个人一起来的,可能是带徒弟了,明年这个时候又是师傅孤身一人,问他:徒弟呢?师傅摇摇头:“吃不起苦,说没有出息。”师傅吃饭就是茶缸,或者饭盒子里的小米饭,基本上都是素的,很少见荤腥。弄堂热心的阿姨用开水给他淘一下。吃饭的时候,师傅也不闲着,有几个热心的男孩自告奋勇帮忙,或摇机器,或拉风箱,师傅一边吃饭,一边指点:“快点,慢点。”

现在爆米花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了。尽管网上有卖小型爆米花的机器,网上也有各种自制爆米花的攻略,可爆的食材更是大大的丰富,可是还有几人会重拾旧好呢?毕竟,少了那份激情,少了那份趣味,米花也不是那个味了!



梦幻

周平摄

风亭华

俞灵芝书

爆米花:童年的集体狂欢

郑自华

我们的童年,如果有集体狂欢的话,那一定是爆米花的时候。爆米花不是天天可以有,只有临近过年的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天早上,弄堂里早就成了欢乐的海洋,一长溜的队伍,小朋友拿着钢锅,还有装米的小袋子,都在等爆米花。

爆米花的过程和导弹发射极为相似。爆米花机器中间大,两头尖,只见师傅将来通过漏斗倒进了机器的开口处,这就像给导弹装填燃料,合上盖子,用工具拧紧,然后将机器放到了炉子上。那炉子里的碳早就烧得红红的,师傅一只手慢慢摇动机器的把手,另一只手在拉风箱,轻和重,快和慢,都在师傅的掌控中,充满了节奏感,而小伙伴们充满了好奇,进去的明明是米,出来的怎么是香喷喷的米花呢?几分钟以后,师傅看了看机器的表盘,站了起来,其架势就像首长准备下达发射的命令一样。这个时候的师傅身兼二职,既当下达命令的首长,又是负责按钮的程序员。当大家将目光注意到师傅身上的时候,弄堂的“长脚螺丝”开始抢镜了。“长脚螺丝”才十多岁,两只脚就占了身体的一半,故有此绰号。“长脚螺丝”用两个锅盖互相击打,咣咣咣:“原子弹要爆

炸啦!”“小姑娘耳朵塞牢”,只见小姑娘双手捂住耳朵,小屁孩躲到大人的怀里。

与此同时,师傅将机器从火炉上转出来,就相当于打开发射架,然后将机器对准麻袋口,用一根铁棍插入机器的耳环处,“长脚螺丝”拿了一块抹布挥舞了起来,同时扯着嗓子:“5-4-3-2-1,起爆!”那师傅也很配合,只见他用铁棍用力向下,一声巨响,腾起一股蘑菇云。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呼声,师傅把麻袋里的战利品倒入钢锅锅里。战利品基本以米花为主,如果发现有几粒珍珠米,或者是半截年糕片,那是会引起骚动的,因为那是意外收获!

爆米花巨大的声音就是一个广告,这

四披上是初唐画的千佛像。西壁的佛龛是斜顶敞口龛,塑像是典型的初唐风格。塑像的着色在清代重修过,色泽还很鲜艳。佛龛壁的两侧画有弟子各四身,龛沿为初唐画莲瓣边饰……

就在我们结束参观,准备离开三八六号窟时,只见门外走进一位工作人员,跟讲解员耳语了几句,随后是一位满头银发、身材瘦弱,但精神矍铄的老太太走了进来,她的身边是一位20岁上下的女孩,后面是七八个外国客人。老太太就是樊锦诗,女孩是她的学生。考虑到樊院长要接待外宾,我们不便打扰,只是向她投去崇敬的目光。我告诉自己,能和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不期而遇,本身就是一件幸运的事,而更让我惊喜的竟是在三八六号窟。我当时就有种预感,和三八六号窟的那份缘分还没完,我一定还会和它的故事相遇。

也真是神了,我的预感竟得到了应验。记得莫高窟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我吃过晚饭,收拾停当后,泡上一杯速溶咖啡,习惯地坐到电视机前,等待着《朗读者》的播出。主持人那天请出的嘉宾,是一位莫高窟文物的修复专家,他侃侃而谈的内容,也正是三八六号窟画作的修缮经过,重点又是介绍洞窟天花板上的莲花井,它的四角垂于幔帷,八飞天铺于四披,四披上是初唐画的千佛像……

听着专家的介绍,我的心情变得激动起来。我在想,这是多大的机缘啊!我甚至下了决心,什么时候再去一次莫高窟,说不定还能看到三八六号窟呢。

老家的那个热

高明昌

老家捉鱼人是很熟的朋友,前几天去买鱼,攀谈了几句,他问我这么热的天,怎么过得?我说躲在窝里吹空调。朋友说,空调吹不出自然风。他邀请我去一次他家。晚饭后,我去了,两人来到金汇港边上,他指着一只靠在港边的小船对我说,这只船是他的,最热的晚上,他都在船上过夜。我问他如何过的?他说有两个办法:一是在河边敲一个桩头,将小船拴住,自己就躺倒船上去,只要离开岸边十米以上,保证有风吹来,有凉意袭来,希望我体验一下。还有一个办法呢?他说温度最高的时候,他用绳索一头扎在腰上,一头拴在船上,将自己沉在河里,只露出一个头,人就可以坐在河里闭眼睡觉,保证凉意入心入肺。

后一种方法有点麻烦,有点危险,我不愿意做。所以我试验了第一种方法,躺在船上一刻钟,人是凉了,但像是睡在无脚的床上,不踏实。而且水面上三三两两的水蚊子也过来了,驱赶了也不肯走,很赖皮。朋友说,河中心风大,蚊子站不住,去不去?我摇头,那地方波光粼粼,漆黑交汇,看多了就想起水獭,想起水怪,水里无,心里有,像是一种灵异的存在。朋友说去不去是对的,那是水域通道,水上警察有时会开警船过来巡查,会用电喇叭喊我们上岸的,我们不可以图凉快,自顾自,影响运输,犯错误,挺进去。”

三妹说东高家的阿林,最近做了个水帘洞。我就是要去看看个究竟,想能不能仿造一个给老母亲纳凉。到了阿林家场地上,看见的却是一把大太阳伞,像小时候柴垛那般的。大伞下放着一张木质躺椅,边上有木雕茶几,茶壶咕嘟咕嘟地响着,排场很大。阿林见我来了,知是看其“杰作”,随手按了一下水龙头,吱吱的声音过后,伞顶垂下无数的水线,清澈、均匀。水流到地面,向四周散去,暗黑了地面,眼睛看了看睛凉。阿林说天一黑,人躺在躺椅上,人让雨点包围,人就少了火气。我觉得有点夸张,坐上了躺椅,闭眼五分钟,发现周围的热浪是减退了不少。我想赞赏这样的创意,但我认为水资源浪费严重,不值当,也

就闭嘴不语了。阿林看出我心思。别呀,他说,这水全都流到了蔬菜地的。开水龙头等于抗旱,人凉了,地湿了。阿林很自信,他说他们家蔬菜全都长得特别好,全靠这个水帘洞的水。他不说许多人家大阳伞舍不得买,也不说水的金贵与宝贝。

其实,这天气里心烦意乱不光是人。周日下午六点,我带孙女去往浦星路上走走。孙女指着正在远处喷着水的地方说,爷爷,那个是什么呀?我一看,那是一根又长又粗的水管。水管架在做成三角架的木头上,像一架火炮,昂起头,汩汩地抛出一注又一注的水来。白花花的冲进河里,涟漪缓缓荡开。我知道,这样做法可以产生氧气。品国堂弟过来了,我问为什么给河里注水?他说河里的鱼要烫死了,给鱼儿冲冲凉,降降温。我问水不是也烫的吗?他说抽的是井水。他的做法是:每天把井水抽光,既洗了井,又凉了鱼。我向他伸出了大拇指,想法好,办法好,效果好。心里却想:到年底,我又能吃到一条十来斤的乌青鱼,品国每年都送我鱼吃的,我估计今年不会落空了。

二妹抱怨今年的豇豆、刀豆、扁豆播种了,全让阳光晒焦了叶面,每天浇水也没有用。但她说今年的冬瓜长得长,长得粗。我说冬瓜生来耐熬。二妹说这个肯定是肯定的,但不全是冬瓜的功劳。晚饭前,二妹喊我一起去菜地摘冬瓜,再扛回冬瓜。我去了,看见冬瓜的土地上有个棚,两米宽,十米长,棚离地面有半米多高。整个棚就像是一条矮矮的走廊,上面全部遮着网眼黑布。不用多想,就知道冬瓜之所以长大了,也知道为何吃冬瓜的道理了。问二妹,那豇豆不是有棚吗?二妹说,豇豆喜欢长在棚的外面,叶蔓圈进去会自己爬出来,没有办法。假使在棚的外面再搭一个棚,比买豇豆吃都贵几分。我家二妹会过日子,即使最热的天,也不发狠跟老天作对。种田人,感恩天地,真心真意。天气今年犯傻,也是能用蒲扇的绝不开电扇,能开电扇的绝不开空调,他们能熬则熬,习惯了,心态好。

老裁缝

兰天

看影片《套装》,我有太多的联想,在这个以反转再反转的故事中,这个裁缝与黑帮之间的周旋不出这间裁缝店,可以说,裁缝店就是一个人舞台。

读大学期间,我设计过一小段时间的男装,画出样稿后,找人定做。有一回,某个杂志的编辑经朋友介绍找到我,说是要采写我,我接待了他。编辑很年轻,是个大男孩,他仔细地看我在衣架上的十几件男装,然后眼神在其中一件上定住了。采访结束,他提出买那件男装,我没同意,这件耗费了我不少脑细胞,怎么会轻易出手?结果他回去后又打电话来纠缠,软磨硬泡也就算了,还非要打折。我真想对他说,我舍不得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这件衣服不适合你。但他完全被这件衣服迷住了,一副不到手不罢休的

架势。我脸皮太薄,最终还是贱价卖了。

这件外套做工极其复杂,裁缝就做了一件。看电影《套装》时,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给我做衣服的老裁缝,体型瘦小,脸中等大,五官却大得不成比例,他偏执认真,眼神专注得像两根锥子。我毕业设计的那些异想天开的服装全是他做的,整个恶魔城系列,他甚至手动给我剪了一整个花的皮十字,一个个铆钉敲上去,敲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两个儿子都做西装套装,看到他这样下力帮我做衣服,一个也不肯伸手帮着分担一点,大概在他们眼里,我的东西太不正规,用上海话来说,太不领市面。我一直找他做衣服,也是能用蒲扇的许多东西就不能成形。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开始做摄影棚,工作越来越忙,再去找他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我越来越没时间和精力去创作那些不知天高地厚却是充满激情的作品,为了生活,我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貌似大众都喜欢的口味上。

终于有一天,董家渡老市场拆了,他的手机,也打不通了。而我也因为整天纠结在那些琐碎却产生巨大压力的重复劳动上,体力也败下来了。

我常常想起这位老裁缝,他就像我人生的一个符号,伴随着我最激情最冲动最自信的时代,那个时代除了他还有不少认真执着吃苦的人,比如骑着电动车提着背景架子的师傅等等。也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在那个时候充满了力量而吸引了这些人,还是因为这些人让自己充满了光芒。想到老裁缝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地帮我完成梦想中的一件件衣服,心里总是充满感激。

时间过得太快,失去的可不止一个老裁缝。我十分想念他,同时想念和他绑在一起的日子。就现在的心情而言,我宁愿自信到盲目,也不想再自我怀疑到无法迈进了,人总得往前走,而不是就地倒下哀怨。也许老裁缝也会想起我吧,想起当年那个执着得不切实际的姑娘?这也是一个幸运,生命中总有人会理解并陪伴你,哪怕他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老裁缝。

听了我的话,犹如得到了莫大的荣幸,他笑了,说:“不能这样说,不管年轻还是年长,人人都有赢人的地方。我刚干这行的时候那个师傅一样年轻,如今老了,是有些经验了,但不能因为年轻就不相信人家啊!再说,手艺也不分年轻年长啊!”都说同行是冤家,但这位老人对待同行的态度让我肃然起敬。

我还要去超市,不能多聊了,就问老人:“多少钱?”老人说:“5块钱。”我说:“您算错了吧?修了那么多地方,应该不止5块钱啊!”我递给他20块钱,他执意只收了5块。他说:“收个材料费就行了,其他的免了。”少顷,他又接着说:“这是我最后一天修车子了,明天以后就不会再来了,这个地方陪伴了我几十年,挺留恋的,我要对得起它。”

我再次打量着他,想记住他的模样。也许,很多年之后,我会忘记他的样貌,但不会忘记这里曾经有一个85岁还恋恋不舍的修车师傅。

江南呓语
子薇
时间,静止不语
伊说,一颗驿动的心
安静下来
我的心事也仿佛被摁下去
时间去哪了
倚在老宅木格子窗
地自言自语
莲花垂下眼帘
风送茉莉与白兰花的
体香,老宅属于江南
和美人,在灵动的
羽翼下,缓缓倾诉
它宝剑锋从磨砺出
它铁马的往事
它耕读诗书
腹平片玉山庄美名
高光时刻
我多期待老宅它伸长了
高昂的头颅,而这老宅
也是它飘飘的衣袂